



试看书林隐处，几多俊逸儒流。虚名薄利不关愁，裁冰及剪雪！谈笑看吴钩。评议前王并后帝，分真伪占据中州，七雄扰扰乱春秋。兴亡如脆柳，身世类虚舟。见成名无数，图名无数，更有那逃名无数。霎时新月下长川，沧海变桑田古路。讶求鱼缘木，拟穷猿择木，又恐是伤弓曲木。不如且覆掌中杯，再听取新声曲度。

## 楔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

纷纷五代乱离间，一旦云开复见天。  
草木百年新雨露，车书万里旧江山。  
寻常巷陌陈罗绮，几处楼台奏管弦。  
天下太平无事日，莺花无限日高眠。

话说这八句诗，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，姓邵，讳尧夫，道号康节先生所作。为叹五代残唐，天下干戈不息。那时朝属梁，暮属晋，正所谓：朱、李、石、刘、郭、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都来十五帝，播乱五十秋。后来感得天道循环，向甲马营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来。这朝圣人出世，红光满天，异香经宿不散，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。英雄勇猛，智量宽洪，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：一条杆棒等身齐，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！那天子扫清环宇，荡静中原，国号大宋，建都汴梁。九朝八帝班头，四百年开基帝主。因此上，邵尧夫先生赞道：“一旦云开复见天。”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一般。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，是个道高有德之人，能辨风云气色。一日，骑驴下山，向那华阴道中正行之间，听得路上客人传说：“如今东京柴世宗，让位与赵检点登基。”那陈抟先生听得，心中欢喜，以手加额，在驴背上大笑，掀下驴来。人问其故，那先生道：“天下从此定矣。正乃上合天心，下合地理，中合人和。”自庚申年间受禅，开基即位，在位一十七年，天下太平，传位与御弟太宗。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，传位与真宗皇帝。真宗又传位与仁宗。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，降生之时，昼夜啼哭不止，朝廷出给黄榜，召人医治。感动天庭，差遣太白金星下界，化作一老叟，前来揭了黄榜，自言能止太子啼哭。看榜官员引至殿下，朝见真宗。天子圣旨，教进内苑看视太子。那老叟直至宫中，抱着太子，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，太子便不啼哭。那老叟不言姓名，只见化阵清风而去。耳边道八个甚字？道是：“文有文曲，武有武曲。”端的是玉帝差遣，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。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，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帥狄青。这两个贤臣出来辅佐这朝皇帝，在位四十二年，改了九个年号。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，至天圣九年，那时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万民乐业，路不拾遗，户不夜闭。这九年谓之一登。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，这九年亦是丰富，谓之二登。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，这九年田禾大熟，谓之三登。一连三九二十七年，号为“三登之世”。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。谁道乐极悲生。嘉祐三年春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自江南直至两京，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。天下各州各府，雪片也似申奏将来。

且说东京城里城外，军民死亡大半。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，自出俸资合药，救治万民。那里医治得？瘟疫越盛。文武百官商议，都向待漏院中聚会，伺候早朝，奏闻天子。是日，嘉祐三年三月三日，五更三点，天子驾坐紫宸殿，受百官朝贺已毕，当有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只见班部丛中，宰相赵哲、参政文彦博出班奏道：“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伤损军民甚多。伏望陛下，释罪宽恩，省刑薄税，祈禳天灾，救



济万民。”天子听奏，急救翰林院，随即草诏：一面降赦天下罪囚，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；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，修设好事禳灾。不料其年瘟疫转盛，仁宗天子闻知，龙体不安，复会百官计议，向那班部中，有一大臣，越班启奏。天子看时，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。拜罢起居，奏道：“今天灾盛行，军民涂炭，日夕不能聊生。以臣愚意，要禳此灾，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，就京禁院，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奏闻上帝，可以禳保民间瘟疫。”仁宗天子准奏，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，天子御笔亲书，并降御香一炷，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，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来朝，祈禳瘟疫。就金殿上焚起御香，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，即便登程前去。

洪信领了圣敕，辞别天子，背了诏书，盛了御香，带了数十人，上了铺马，一行部从，离了东京，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。不止一日，来到江西信州，大小官员出郭迎接。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，准备接诏。次日，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，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，鸣钟击鼓，香花灯烛，幢幡宝盖，一派仙乐，都下山来迎接丹诏，直至上清宫前下马。当下上至住持真人，下及道童侍从，前迎后引，接至三清殿上，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。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：“天师今在何处？”住持真人向前禀道：“好教太尉得知：这代祖师，号曰‘虚靖天师’，性好清高，倦于迎送，自向龙虎山顶，结一茅庵，修真养性，因此不住本宫。”太尉道：“目今天子宣诏，如何得见？”真人答道：“容禀：诏敕权供在殿上，贫道等亦不敢开读，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，再烦计议。”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，与众官都到方丈。太尉居中坐下，执事人等献茶，就进斋供，水陆俱备。斋罢，太尉再问真人道：“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，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，开宣丹诏？”真人禀道：“这代祖师，虽在山顶，其实道行非常，能驾雾兴云，踪迹不定，贫道等时常亦难得见，怎生教人请得下来？”太尉道：“似此如何得见？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今上天子，特遣下官赍捧御书丹诏，亲捧龙香，来请天师，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以禳天灾，救济万民。似此怎生奈何？”真人禀道：“天子要救万民，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。斋戒沐浴，更换布衣，休带从人，自背诏书，焚烧御香，步行上山，礼拜叩请天师，方许得见。如若心不志诚，空走一遭，亦难得见。”太尉听说，道：“俺从京师食素到此，如何心不志诚？既然恁地，依着你说，明日绝早上山。”当晚各自权歇。

次日五更时分，众道士起来，备下香汤，请太尉起来沐浴，换了一身新鲜布衣，脚下穿上麻鞋草履，吃了素斋，取过丹诏，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，手里提着银手炉，降降地烧着御香。许多道众人等，送到后山，指与路径。真人又禀道：“太尉要救万民，休生退悔之心，只顾志诚上去。”

太尉别了众人，口诵天尊宝号，纵步上山来，独自一个行了一回，盘坡转径，揽葛攀藤。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，三二里多路，看看脚酸腿软，正走不动，口里不说，肚里踌躇。心中想道：“我是朝廷贵官，在京师时，重裨而卧，列鼎而食，尚兀自倦怠，何曾穿草鞋，走这般山路！知他天师在那里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！”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掇着肩气喘。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。风过处，向那松树背后，奔雷也似吼一声，扑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。洪太尉吃了一惊，叫声：“啊呀！”扑地望后便倒。那大虫望着洪太尉，左盘右旋，咆哮了一回，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。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，唬得三十六个牙齿，捉对儿厮打，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落的响，浑身却如重风麻木，两腿一似斗败公鸡，口里连声叫苦。大虫去了一盏茶时，方才爬将起来，再收拾地上香炉，还把龙香烧着，再上山来，务要寻见天师。又行过三五十步，口里叹了数口气，怨道：“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，教我受这场惊恐。”

说犹未了，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，吹得毒气直冲将来，大尉定睛看时，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，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。太尉见了，又吃一惊，撇了手炉，叫一声：“我今番死也！”往后便倒在盘陀石边。但见那条大蛇，径抢到盘陀石边，朝看洪太尉盘做一堆，两只眼进出金光，张开巨口，吐出舌头，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，惊得太尉三魂荡荡，七魄



悠悠。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，望山下一溜，却早不见了。太尉方才爬得起来，说道：“惭愧！惊杀下官！”看身上时，寒粟子比饽饽儿大小，口里骂那道士：“叵耐无礼，戏弄下官，教俺受这般惊恐！若山上寻不见天师，下去和他别有话说。”再拿了银提炉，整顿身上诏敕，并衣服巾帨，却待再要上山去。

正欲移步，只听得松树背后，隐隐地笛声吹响，渐渐近来。太尉定睛看时，只见一个道童，倒骑着一头黄牛，横吹着一管铁笛，笑吟吟地正过山来。洪太尉见了，便唤那个道童：“你从哪里来？认得我么？”道童不睬，只顾吹笛。太尉连问数声，道童呵呵大笑，拿着铁笛，指着洪太尉，说道：“你来此间，莫非要见天师么？”太尉大惊，便道：“你是牧童，如何得知？”道童笑道：“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，听得天师说道：‘今上天子，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，到来山中，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祈禳天下瘟疫，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。’这早晚想是去了，不在庵中。你休上去，山内毒虫猛兽极多，恐伤害了你性命。”太尉再问道：“你不要说谎。”道童笑了一声，也不回应，又吹着铁笛，转过山坡去了。太尉寻思道：“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？想是天师分付他，一定是了。”欲待再上山去，方才惊唬得苦，争些儿送了性命，不如下山去罢。”

太尉拿着提炉，再寻旧路，奔下山来。众道士接着，请至方丈坐下。真人便问太尉道：“曾见天师么？”太尉说道：“我是朝中贵官，如何教俺走得山路，吃了这般辛苦，争些儿送了性命！为头上至半山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，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；又行不过一个山嘴，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，盘做一堆，拦住去路。若不是俺福分大，如何得性命回京？尽是你这道众，戏弄下官！”真人覆道：“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，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。本山虽有蛇虎，并不伤人。”太尉又道：“我正走不动，方欲再上山坡，只见松树旁边，转出一个道童，骑着一头黄牛，吹着管铁笛，正过山来。我便问他：‘那里来？识得俺么？’他道：‘已都知了。’说天师分付，早晨乘鹤驾云，往东京去了，下官因此回来。”真人道：“太尉可惜错过，这个牧童正是天师！”太尉道：“他既是天师，如何这等猥雅？”真人答道：“这代天师，非同小可。虽然年幼，其实道行非常。他是额外之人，四方显化，极是灵验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。”洪太尉道：“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，当面错过！”真人道：“太尉且请放心，既然祖师法旨是去了，比及太尉回京之日，这场醮事，祖师已都完了。”太尉见说，方才放心。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，管待太尉，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，留在上清宫，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。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，设宴饮酌，至晚席罢，止宿到晓。

次日早膳已后，真人、道众，并提点、执事人等，请太尉游山。太尉大喜，许多人从跟随着，步行出方丈，前面两个道童引路。行至宫前宫后，看玩许多景致。三清殿上，富贵不可尽言。左廊下九天殿、紫薇殿、北极殿，右廊下太乙殿、三官殿、驱邪殿。诸宫看遍，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。洪太尉看时，另外一所殿宇：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，正面两扇朱红楹子；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，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，封皮上又是重重迭迭使着朱印；檐前一面硃红漆金字牌额，上书四个金字，写道“伏魔之殿”。太尉指着问道：“此殿是甚么去处？”真人答道：“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伏魔之殿。”太尉又问道：“如何上面重重迭迭贴着许多封皮？”真人答道：“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。但是经传一代天师，亲手便添一道封皮，使其子子孙孙，不得妄开。走了魔君，非常利害。今经八九代祖师，誓不敢开。锁用铜汁灌铸，谁知里面的事？小道自来住持本宫，三十余年，也只听闻。”

洪太尉听了，心中惊怪，想着：“我且试看魔王一看。”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且开门来，我看魔王甚么模样。”真人禀道：“太尉，此殿决不敢开！先祖天师叮咛告戒：‘今后诸人不许擅开。’”太尉笑道：“胡说！你等要妄生怪事，煽惑良民，故意安排这等去处，假称锁镇魔王，显耀你们道术。我读一鉴之书，何曾见锁魔之法？神鬼之道，处隔幽冥，我不信有魔王在内。快快与我打开，我看魔王如何！”真人三回五次禀说：“此殿开不得，恐惹利害，有伤于人。”太尉大怒，指着道众说道：“你等不开与我看，回到朝廷，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，违别圣旨，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；后奏你等私设此殿，假称锁镇魔王，煽惑军民百姓。



把你都追了度牒，刺配远恶军州受苦。”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，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，先把封皮揭了，将铁锤打开大锁。

众人把门推开，一齐都到殿内，黑洞洞不见一物。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，将来打一照时，四边并无一物，只中央一个石碣，约高五六尺，下面石龟趺坐，大半陷在泥里。照那石碣上时，前面都是龙章凤篆，天书符篆，人皆不识。照那背后时，却有四个真字大书，凿着“遇洪而开”。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，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等阻当我，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定我姓字在此？‘遇洪而开’，分明是教我开看，却何妨！我想这个魔王，都只在石碣底下。汝等从人，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，将锄头铁锹来掘开。”

真人慌忙禀道：“太尉，不能掘动，恐有利害，伤犯于人，不当稳便！”太尉大怒，喝道：“你等道众省得甚么！碣土分明凿着遇我教开，你如何阻当？快与我唤人来开！”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：“恐有不好。”太尉那里肯听，只得聚集众人，先把石碣放倒，一齐并力掘那石龟，半日方才掘得起。又掘下去，只有三四尺深，见一片大青石板，可方丈围。洪太尉叫再掘起来，真人又苦禀道：“不可掘动！”太尉那里肯听，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，看时，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。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，那响非同小可。响亮过处，只见一道黑气，从穴里滚将起来，掀塌了半个殿角。那道黑气，直冲到半天空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，望四面八方去了。众人吃了一惊，发声喊，撇下锄头铁锹，尽从殿内奔将出来，推倒掀翻无数。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，面色如土，奔到廊下，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。

太尉问道：“走了的，却是甚么妖魔？”真人道：“太尉不知，此殿中，当初是老祖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，嘱咐道：‘此殿内，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，七十二座地煞星，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。上立石碣，凿着龙章凤篆姓名，镇住在此。若还放他出世，必恼下方生灵。’如今太尉放他走了，怎生是好！”当时洪太尉听罢，浑身冷汗，捉颤不住，急急收拾行李，引了从人，下山回京。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，自回宫内修整殿宇，竖立石碣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洪太尉在途中，分付从人，教把走妖魔一节，休说与外人知道，恐天子知而见责。于路无话，星夜回至京师。进得汴梁城，闻人所说，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，普施符篆，禳救灾病，瘟疫尽消，军民安泰。天师辞朝，乘鹤驾云，且回龙虎山去了。洪太尉次日早朝，见了天子，奏说：“天师乘鹤驾云，先到京师，臣等驿站而来，才得到此。”仁宗准奏，赏赐洪信，复还旧职。亦不在话下。

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，晏驾，无有太子，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，太宗皇帝的孙，立帝号曰英宗。在位四年，传位与太子神宗。神宗在位一十八年，传位与太子哲宗。那时天下太平，四方无事。

且住，若真个太平无事，今日开书演义，又说着些什么？看官不要心慌，此只是个楔子，下文便有：

王教头私走延安府，九纹龙大闹史家村。

史大郎夜走华阴县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。

赵员外重修文殊院，鲁智深大闹五台山。

小霸王醉入销金帐，花和尚大闹桃花村。

九纹龙剪径赤松林，鲁智深火烧瓦官寺。

花和尚倒拔垂杨柳，豹子头误入白虎堂。

林教头刺配沧州道，花和尚大闹野猪林。

柴进门招天下客，林冲棒打洪教头。

林教头风雪山神庙，陆虞候火烧草料场。

朱贵水亭施号箭，林冲雪夜上梁山。

梁山泊林冲落草，汴京城杨志卖刀。



急先锋东郭争功，青面兽北京斗武。  
赤发鬼醉卧灵官殿，晁天王认义东溪村。  
吴学究说三阮撞筹，公孙胜应七星聚义。  
杨志押送金银担，吴用智取生辰纲。  
花和尚单打二龙山，青面兽双夺定珠寺。  
美髯公智稳插翅虎，宋公明私放晁天王。  
林冲水寨大并火，晁盖梁山小夺泊。  
梁山泊义士尊晁盖，郓城县月夜走刘唐。  
虔婆醉打唐牛儿，宋江怒杀阎婆惜。  
阎婆大闹郓城县，朱全义释宋公明。  
横海郡柴进留宾，景阳冈武松打虎。  
王婆贪贿说风情，郓哥不忿闹茶肆。  
王婆计啜西门庆，淫妇药鸩武大郎。  
偷骨殖何九送丧，供人头武二设祭。  
母药叉孟州道卖人肉，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。  
武松威镇安平寨，施恩义夺快活林。  
施恩重霸孟州道，武松醉打蒋门神。  
施恩三入死囚牢，武松大闹飞云浦。  
张都监血溅鸳鸯楼，武行者夜走蜈蚣岭。  
武行者醉打孔亮，锦毛虎义释宋江。  
宋江夜看小鳌山，花荣大闹清风寨。  
镇三山大闹青州道，霹雳火夜走瓦砾场。  
石将军村店寄书，小李广梁山射雁。  
梁山泊吴用举戴宗，揭阳岭宋江逢李俊。  
没遮拦追赶及时雨，船火儿大闹浔阳江。  
及时雨会神行太保，黑旋风斗浪里白条。  
浔阳楼宋江吟反诗，梁山泊戴宗传假信。  
梁山泊好汉劫法场，白龙庙英雄小聚义。  
宋江智取无为军，张顺活捉黄文炳。  
还道村受三卷天书，宋公明遇九天玄女。  
假李逵剪径劫单身，黑旋风沂岭杀四虎。  
锦豹子小径逢戴宗，病关索长街遇石秀。  
杨雄醉骂潘巧云，石秀智杀裴如海。  
病关索大闹翠屏山，拚命三火烧祝家店。  
扑天雕两修生死书，宋公明一打祝家庄。  
一丈青单捉王矮虎，宋公明两打祝家庄。  
解珍解宝双越狱，孙立孙新大劫牢。  
吴学究双掌连环计，宋公明三打祝家庄。  
插翅虎枷打白秀英，美髯公误失小衙内。  
李逵打死殷天锡，柴进失陷高唐州。  
戴宗双取公孙胜，李逵独劈罗真人。  
入云龙斗法破高廉，黑旋风下井救柴进。  
高太尉大兴三路兵，呼延灼摆布连环马。  
吴用使时迁偷甲，汤隆赚徐宁上山。  
徐宁教使钩镰枪，宋江大破连环马。





三山聚义打青州，众虎同心归水泊。  
吴用赚金铃吊挂，宋江闹西岳华山。  
公孙胜芒碭山降魔，晁天王曾头市中箭。  
吴用智赚玉麒麟，张顺夜闹金沙渡。  
放冷箭燕青救主，劫法场石秀跳楼。  
宋江兵打北名城，关胜议取梁山泊。  
呼延灼月夜赚关胜，宋公明雪天擒索超。  
托塔天王梦中显圣，浪里白条水上报冤。  
时迁火烧翠云楼，吴用智取大名府。  
宋江赏马步三军，关胜降水火二将。  
宋公明夜打曾头市，卢俊义活捉史文恭。  
东平府误陷九纹龙，宋公明义释双枪将。  
没羽箭飞石打英雄，宋公明弃粮擒壮士。  
忠义堂石碣受天文，梁山泊英雄惊恶梦。

一部七十回正书，一百四十回题目，有分教：  
宛子城中藏虎豹，蓼儿洼内聚蛟龙。

毕竟如何缘故，且听初回分解。

## 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

话说故宋哲宗皇帝在时，其时去仁宗天子已远，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，便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业，只好刺枪使棒，最是踢得好脚气毬。京师人口顺，不叫高二，却都叫他做“高毬”。后来发迹，便将气毬那字去了“毛旁”，添作“立人”，便改作姓高，名俅。这人吹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顽耍，亦胡乱学诗书词赋；若论仁义礼智，信行忠良，却是不会，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。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，每日三瓦两舍，风花雪月；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，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，迭配出界发放，东京城里人民，不许容他在家宿食。高俅无计奈何，只得来淮西临淮州，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二郎，名唤柳世权。他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，招纳四方干隔涝汉子。高俅投托得柳二郎家，一住三年。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，感得风调雨顺，放宽恩，大赦天下。那高俅在临淮州，因得了赦宥罪犯，思量要回东京。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是亲戚，写了一封书札，收拾些人事盘缠，赍发高俅回东京，投奔董将仕家过活。

当时高俅辞了柳二郎，背上包裹，离了临淮州，迤迤回到东京，径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，下了这封书。董将仕一见高俅，看了柳世权来书，自肚里寻思道：“这高俅，我家如何安着得他？若是志诚老实的人，可以容他在家出入，也教孩儿们学些好。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，没信行的人，亦且当初有过犯来，被断配的人，旧性必不肯改，若留住在家中，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。待不收留他，又撇不过柳二郎面皮。”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，每日酒食管待。住了十数日，董将仕思量出一个路数，将出一套衣服，写了一封书简，对高俅说道：“小人家下萤火之光，照人不亮，恐后误了足下。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，久后也得个出身，足下意内如何？”高俅大喜，谢了董将仕。董将仕使个人将着书简，引领高俅径到学士府内。



门吏转报，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，看了来书，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，心下想道：“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？不如做个人情，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。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。他便喜欢这样的人。”当时回了董将仕书札，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写了一封书呈，使个干人，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。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，神宗皇帝的驸马，他喜爱风流人物，正用这样的人。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高俅来，拜见了便喜，随即写回书，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。自此，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，出入如同家人一般。

自古道：日远日疏，日亲日近。忽一日，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，分付府中安排筵宴，专请小舅端王。这端王，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，哲宗皇帝御弟，见掌东驾，排号九大王，是个聪明俊俏人物，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，无一般不晓，无一般不会，更无一般不爱。即如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；踢球打弹，品竹调丝，吹弹歌舞，自不必说。

当日，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，水陆具备，请端王居中坐定，太尉对席相陪。酒进数杯，食供两套，那端王起身净手，偶来书院里少歇，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，极是做得好，细巧玲珑。端王拿起狮子，不落手看了一回道：“好！”王都尉见端王心爱，便说道：“再有一个玉龙笔架，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，却不在手头，明日取来，一并相送。”端王大喜道：“深谢厚意。想那笔架，必是更妙。”王都尉道：“明日取出来，送至宫中便见。”端王又谢了。两个依旧入席，饮宴至暮，尽醉方散。端王相别回宫去了。

次日，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，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，用黄罗包袱包了，写了一封书呈，却使高俅送去。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，将着两般玉玩器，怀中揣了书呈，径投端王宫中来。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，没多时，院公出来问：“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？”高俅施礼罢，答道：“小人是王驸马府中，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。”院公道：“殿下在庭心里，和小黄门踢球，你自过去。”高俅道：“相烦引进。”院公引到庭门，高俅看时，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，身穿紫绣龙袍，腰系文武双穗条，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，揣在绦儿边，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，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毬。

高俅不敢过去冲撞，立在从人背后伺候。也是高俅合当发迹，时运到来：那个气毬腾地起来，端王接个不着，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。那高俅见气毬来，也是一时的胆量，使个“鸳鸯拐”踢还端王。端王见了大喜，便问道：“你是甚人？”高俅向前跪下道：“小的是王都尉亲随，受东人使令，赍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。有书呈在此拜上。”端王听罢，笑道：“姐夫直如此挂心！”高俅取出书呈进上。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，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。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，却先问高俅道：“你原来会踢球，你唤做甚么？”高俅叉手跪覆道：“小的叫做高俅，胡乱踢得几脚。”端王道：“好，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。”高俅拜道：“小的是何等样人，敢与恩王下脚！”端王道：“这是‘齐云社’，名为‘天下圆’，但踢何伤？”高俅再拜道：“怎敢！”三回五次告辞，端王定要他踢。高俅只得叩头谢罪，解膝下场。才踢几脚，端王喝采，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，那身分模样，这气毬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。端王大喜，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？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。次日，排个筵会，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。

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，正疑思间，只见次日门子报道：“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，请太尉到宫中赴宴。”王都尉出来见了干人，看了令旨，随即上马，来到九大王府前下马，入宫来见了端王。端王大喜，称谢两般玉玩器。入席饮宴间，端王说道：“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毬，孤欲索此人做亲随，如何？”王都尉答道：“殿下既用此人，就留在宫中伏侍殿下。”端王欢喜，执杯相谢。二人又闲话一回，至晚席散，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，留在宫中宿食。高俅自此遭际端王，每日跟着，寸步不离。未及两个月，哲宗皇帝晏驾，无有太子，文武百官商议，册立端王为天子，立帝号曰徽宗，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。登基之后，一向无事。忽一日，与高俅道：“朕欲要



抬举你，你有边功方可升迁，先教枢密院与你人名，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。”后来没半年之间，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。

高俅得做太尉，选拣吉日良辰，去殿帅府里到任。所有一应合属公吏、衙将、都军、监军马步人等，尽来参拜，各呈手本，开报花名。高殿帅一一点过，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，半月之前，已有病状在官，患病未痊，不曾入衙门管事。高殿帅大怒，喝道：“胡说！既有手本呈来，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，搪塞下官？此人即系推病在家，快与我拿来！”随着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。

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，只有一个老母，年已六旬之上。牌头与教头王进说道：“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，点你不着，军正司禀说染患在家，见有病患状在官。高殿帅焦躁，那里肯信？定要拿你，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。教头只得去走一遭，若还不去，定连累小人了。”王进听罢，只得捱着病来。进得殿帅府前，参见太尉，拜了四拜，躬身唱个喏，起来立在一边。高俅道：“你那厮，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？”王进禀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高俅喝道：“这厮！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，你省得什么武艺？前官没眼，参你做个教头，如何敢小觑我，不伏俺点视！你托谁的势，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？”王进告道：“小人怎敢！其实患病未痊。”高太尉骂道：“贼配军！你既害病，如何来得？”王进又告道：“太尉呼唤，安敢不来。”高殿帅大怒，喝令左右：“拿下！加力与我打这厮！”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，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：“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头，权免此人这一次。”高太尉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且看众将之面，饶恕你今日，明日却和你理会！”

王进谢罪罢，起来抬头看了，认得是高俅，出得衙门，叹口气道：“俺的性命，今番难保了！俺道是甚么高殿帅，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！比先时曾学使棒，被我父亲一棒打翻，三四个月将息不起，有此之仇。他今日发迹，得做殿帅府太尉，正待要报仇。我不想正属他管。自古道：‘不怕官，只怕管。’俺如何与他争得，怎生奈何是好？”回到家中，闷闷不已。对娘说知此事，母子二人抱头而哭。娘道：“我儿，‘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’。只恐没处走。”王进道：“母亲说得是。儿子寻思，也是这般计较。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，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的，爱儿子使枪棒，何不逃去投奔他们？那里是用人去处，足可安身立命。”

当下子母二人商议定了。其母又道：“我儿，和你要私走，只恐门前两个牌军，是殿帅府拨来伏侍你的，他若得知，须走不脱。”王进道：“不妨，母亲放心，儿子自有道理措置他。”

当下日晚未昏，王进先叫张牌入来，分付道：“你先吃了些晚饭，我使你一处去干事。”张牌道：“教头使小人那里去？”王进道：“我因前日病患，许下酸枣门外岳庙里香愿，明日早要去烧炷头香。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庙祝，教他来日早些开庙门，等我烧炷头香，就要三牲献刘、李王。你就庙里歇了等我。”张牌答应，先吃了晚饭，叫了安置，望庙中去了。

当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，细软银两，做一担儿打挟了；又装两个料袋袱驼，拴在马上的。等到五更，天色未明，王进叫起李牌，分付道：“你与我将这些银两，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，在那里等候，我买些纸烛，随后便来。”李牌将银子望庙中去了。王进自去备了马。牵出后槽，将料袋袱驼搭上，把索子拴缚牢了，牵在后门外，扶娘上了马，家中粗重都弃了；锁上前后门，挑了担儿，跟在马后，趁五更天色未明，乘势出了西华门，取路望延安府来。

且说两个牌军买了福物煮熟，在庙等到巳牌，也不见来。李牌心焦，走回到家中寻时，见锁了门。两头无路，寻了半日，并无有人。看看待晚，岳庙里张牌疑忌，一直奔回家来，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。看看黑了，两个见他当夜不归，又不见了他老娘。次日，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。亦无寻处。两个恐怕连累，只得去殿帅府首告：“王教头弃家在逃，子母不知去向。”高太尉见告，大怒道：“贼配军在逃，看那厮待走那里去！”随即押下文书，行开诸州各府，捉拿逃军王进。二人首告，免其罪责。不在话下。







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，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在路一月有余。忽一日，天色将晚，王进挑着担儿跟在娘的马后，口里与母亲说道：“天可怜见，惭愧了我子母两个，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！此去延安府不远了，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，也拿不着了！”子母二人欢喜，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，走了这一晚，不遇着一处村坊，那里去投宿是好？正没理会处，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，王进看了，道：“好了！遮莫去那里陪个小心，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”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，却是一所大庄院，一周遭都是土墙，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。

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，敲门多时，只见一个庄客出来。王进放下担儿，与他施礼。庄客道：“来俺庄上有甚事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人母子二人，贪行了些路程，错过了宿店，来到这里，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，欲投贵庄，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，依例拜纳房金。万望周全方便！”庄客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且等一等，待我去问庄主太公，肯时但歇不妨。”王进又道：“大哥方便。”庄客人去多时，出来说道：“庄主太公教你两个人来。”王进请娘下了马，王进挑着担儿，就牵了马，随庄客到里面打麦场上，歇下担儿，把马拴在柳树上。子母二人，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。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，须发皆白，头戴遮尘暖帽，身穿直缝宽衫，腰系皂丝绦，足穿熟皮靴。王进见了便拜，太公连忙道：“客人休拜！你们是行路的人，辛苦风霜，且坐一坐。”王进母子二人叙礼罢，都坐定。太公问道：“你们是那来的？如何昏晚到此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小人姓张，原是京师人。今来消折了本钱，无可营用，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。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程途，错过了宿店，欲投贵庄假宿一宵，来日早行，房金依例拜纳。”太公道：“不妨。如今世上人，那个顶着房屋走哩？你母子二位，敢未打火？”叫庄客安排饭来。没多时，就厅上放开条桌子。庄客托出一桶盘，四样菜蔬，一盘牛肉，铺放桌上，先烫酒来筛下。太公道：“村落中无甚相待，休得见怪。”王进起身谢道：“小人子母无故相扰，此恩难报。”太公道：“休这般说，且请吃酒。”一面劝了五七杯酒，搬出饭来，二人吃了，收拾碗碟，太公起身引王进子母到客房里安歇。王进告道：“小人母亲骑的头口，相烦寄养，草料望乞应付，一并拜酬。”太公道：“这个不妨。我家也有头口骡马，教庄客牵出后槽一发喂养。”王进谢了，挑那担儿到客房里来。庄客点上灯火，一面提汤来洗了脚。太公自回里面去了。王进子母二人，谢了庄客，掩上房门，收拾歇息。

次日，睡到天晓，不见起来。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，听得王进老母在房中声唤。太公问道：“客官失晓，好起了！”王进听得，慌忙出房来，见太公施礼，说道：“小人起多时了，夜来多多搅扰，甚是不当。”太公问道：“谁人如此声唤？”王进道：“实不相瞒太公说，老母鞍马劳倦，昨夜心疼病发。”太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客人休要烦恼，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，我有个医心疼的方，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，教他放心慢慢地将息。”王进谢了。

话休絮繁。自此，王进子母二人，在太公庄上服药。住了五七日，觉道母亲病患痊了，王进收拾要行。当日因来后槽看马，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，刺着一身青龙，银盘也似一个面皮，约有十八九岁，拿条棒在那里使。王进看了半晌，不觉失口道：“这棒也使得好了，只是有破绽，赢不得真好汉。”那生后听成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，敢来笑话我的本事！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，我不信倒不如你！你敢和我捋一捋么？”说犹未了，太公到来，喝那后生：“不得无礼！”那后生道：“叵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！”太公道：“客人莫不会使枪棒？”王进道：“颇晓得些。敢问长上，这后生是宅上何人？”太公道：“是老汉的儿子。”王进道：“既然是宅内小官人，若爱学时，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？”太公道：“恁地时，十分好。”便教那后生：“来拜师父。”那后生那里肯拜，心中越怒道：“阿爹，休听这厮胡说！若吃他赢得我这条棒时，我便拜他为师！”王进道：“小官人若是不当村时，较量一棒耍子。”那后生就空地当中，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，向王进道：“你来，你来！怕你不算好汉！”王进只是笑，不肯动手。太公道：“客官既是肯教小顽时，使一棒何妨？”王进笑道：“恐冲撞了令郎时，须不好看。”太公道：“这个不妨。若是打折了手脚，也是他自作自受。”



王进道：“恕无礼！”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。那后生看了一眼，拿条棒滚将入来，径奔王进。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，那后生轮着棒又赶入来。王进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来，那后生见棒劈来，用棒来隔。王进却不打下来，将棒一掣，却望后生怀里直搦将来，只一缴，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，扑地望后倒了。王进连忙撇了棒，向前扶住，道：“休怪，休怪！”

那后生爬将起来，便去旁边掇条凳子纳王进坐，便拜道：“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，原来不值半分！师父，没奈何，只得请教。”王进道：“我母子二人，连日在此搅扰宅上，无恩可报，当以效力。”太公大喜，教那后生穿了衣裳，一同来后堂坐下；叫庄客杀一个羊，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，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。四个人坐定，一面把盏。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师父如此高强，必是个教头，小儿‘有眼不识泰山’。”王进笑道：“‘奸不断欺，俏不断瞒’，小人姓张，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便是，这枪棒终日搏弄。为因新任一个高太尉，原被先父打翻，今做殿帅府太尉，怀挟旧仇，要奈何王进。小人不合属他所管，和他争不得，只得子母二人，逃上延安府，去投托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。不想来到这里，得遇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，又蒙救了老母病患，连日管顾，甚是不当。既然令郎肯学时，小人一力奉教。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，只好看，上阵无用。小人从新点拨他。”太公见说了，便道：“我儿，可知输了！快来再拜师父。”那后生又拜了王进。太公道：“教头在上，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，前面便是少华山，这村便唤做史家村，村中总有三四百家，都姓史。老汉的儿子从小不负农业，只爱刺枪使棒，母亲说他不得，一气死了。老汉只得随他性子，不知使了多少钱财，投师父教他。又请高手匠人，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膊胸膛，总有九条龙，满县人口顺，都叫他做‘九纹龙’史进。教头今日既到这里，一发成全了他亦好，老汉自当重重酬谢。”王进大喜道：“太公放心！既然如此说时，小人一发教了令郎方去。”

自当日为始，吃了酒食，留住王教头母子二人在庄上。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，一一从头指教。史太公自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。不在话下。

不觉荏苒光阴，早过半年之上。史进十八般武艺，——矛、锤、弓、弩、銃、鞭、铜、剑、链、挝、斧、钺，并戈、戟、牌、棒，与枪、机，一一学得精熟；多得王进尽心指教，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。王进见他学得精熟了，自思在此虽好，只是不了；一日想起来，相辞要上延安府去。史进那里肯放，说道：“师父只在此间过了，小弟奉养你母子二人，以终天年。多少是好！”王进道：“贤弟，多蒙你好心，在此十分之好，只恐高太尉追捕到来，负累了你，不当稳便，以此两难。我一心要去延安府，投着在老种经略处勾当，那里是镇守边庭，用人之际，足可安身立命。”史进并太公苦留不住，只得安排一个筵席送行，托出一盘——两个段子、一百两花银谢师。次日，王进收拾了担儿，备了马，子母二人，相辞史太公、史进，请娘乘了马，望延安府路途进发。史进叫庄客挑了担儿，亲送十里之程，心中难舍。史进当时拜别了师父，洒泪分手，和庄客自回。王教头依旧自挑了担儿，跟着马，子母二人，自取关西路里去了。

话中不说王进去投军役。只说史进回到庄上，每日只是打熬气力，亦且壮年，又没老小，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，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。不到半载之间，史进父亲太公染病患症，数日不起。史进使人远近请医士看治，不能痊愈。呜呼哀哉，太公歿了。史进一面备棺椁盛殓，请僧修设好事，追斋理七，荐拔太公；又请道士建立斋醮，超度生天，整做了十数坛好事功果道场。选了吉日良时，出丧安葬，满村中三四百史家庄户，都来送丧挂孝，埋殡在村西山上祖坟内了。史进家自此无人管业。史进又不肯务农，只要寻人使家生，较量枪棒。

自史太公死后，又早过了三四个月日。时当六月中旬，炎天正热。那一日，史进无可消遣，捉个交床，坐在打麦场边柳阴树下乘凉。对面松林透过风来，史进喝采道：“好凉风！”正乘凉哩，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，在那里张望。史进喝道：“作怪！谁在那里张俺庄



上？”史进跳起身来，转过树背后，打一看时，认得是猎户獐兔李吉。史进喝道：“李吉，张我庄内做什么？莫不是来相脚头？”李吉向前声喏道：“大郎，小人要寻庄上矮丘二郎吃碗酒，因见大郎在此乘凉，不敢过来冲撞。”史进道：“我且问你，往常时你只是担些野味来我庄上卖，我又不曾亏了你，如何一向不将来卖与我？敢是欺负我没钱？”李吉答道：“小人怎敢？一向没有野味，以此不敢来。”史进道：“胡说！偌大一个少华山，恁地广阔，不信没有个獐儿、兔儿？”李吉道：“大郎原来不知，如今山上，添了一伙强人，扎下一个山寨，聚集着五七百个小喽罗，有百十四好马。为头那个大王唤做‘神机军师’朱武，第二个唤做‘跳涧虎’陈达，第三个唤做‘白花蛇’杨春。这三个为头，打家劫舍，华阴县里禁他不得，出三千贯赏钱，招人拿他。谁敢上去惹他？因此上，小人们不敢上山打捕野味，那讨来卖！”史进道：“我也听得说有强人，不想那厮们如此大弄，必然要恼人。李吉，体今后有野味时寻些来。”李吉唱个喏，自去了。

史进归到厅前，寻思：“这厮们大弄，必要来薙恼村坊，既然如此……”便叫庄客拣两头肥水牛来杀了，庄内自有造下的好酒，先烧了一陌顺溜纸，便叫庄客去请这当村里三四百史家庄户，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齿坐下，教庄客一面把盏劝酒。史进对众人说道：“我听得少华山上，有三个强人，聚集着五七百小喽罗，打家劫舍。这厮们既然大弄，必然早晚要来俺村中啰唆。我今特请你众人来商议，倘若那厮们来时，各家准备，我庄上打起梆子，你众人可各执枪棒，前来救应。你各家有事，亦是如此，递相救护，共保村坊。如若强人自来，都是我来理会。”众人道：“我等村农，只靠大郎做主，梆子响时，谁敢不来？”当晚众人谢酒，各自分散，回家准备器械。自此史进修整门户墙垣，安排庄院，设立几处梆子，拴束衣甲，整顿刀马，提防贼寇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少华山寨中，三个头领坐定商议。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，那人原是定远人氏，能使两口双刀，虽无十分本事，却精通阵法，广有谋略；第二个好汉姓陈名达，原是邳城人氏，使一条出白点钢枪；第三个好汉姓杨名春，蒲州解良县人氏，使一口大杆刀。当日朱武却与陈达、杨春说道：“如今我听闻华阴县里，出三千贯赏钱，招人捉我们，诚恐来时要与他厮杀。只是山寨钱粮欠少，如何不去劫掠些来，以供山寨之用？聚积些粮食在寨里，防备官军来时，好和他打熬。”跳涧虎陈达道：“说得是。如今便去华阴县里先问他借粮，看他如何？”白花蛇杨春道：“不要华阴县去，只去蒲城县，万无一失。”陈达道：“蒲城县人户稀少，钱粮不多，不如只打华阴县，那里人民丰富，钱粮广有。”杨春道：“哥哥不知，若去打华阴县时，须从史家村过，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个大虫，不可去撩拨他，他如何肯放我们过去！”陈达道：“兄弟好懦弱！一个村坊，过去不得，怎地敢抵敌官军？”杨春道：“哥哥不可小觑了他，那人端的了得！”朱武道：“我也曾闻他十分英雄，说这人真有本事，兄弟休去罢。”陈达叫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两个闭了鸟嘴！长别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他只是一个人，须不三头六臂，我不信！”喝叫小喽罗：“快备我的马来，如今便去先打史家庄，后取华阴县！朱武、杨春再三谏劝，陈达那里肯听。随即披挂上马，点了一百四五十小喽罗，鸣锣擂鼓下山，望史家村去了。

且说史进正在庄内整制刀马，只见庄客报知此事。史进听得，就庄上敲起梆子来。那庄前庄后，庄东庄西，三四百史家庄户，听得梆子响，都拖枪拽棒，聚起三四百人，一齐都到史家庄上。看了史进，头戴一字巾，身披朱红甲，上穿青锦袄，下着抹绿靴，腰系皮膂膊，前后铁掩心，一张弓，一壶箭，手里拿一把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。庄客牵过那匹火炭赤马。史进上了马，绰了刀，前面摆着三四十壮健的庄客，后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乡夫，各史家庄户都跟在后面，一齐呐喊，直到村北路口。

那少华山陈达引了人马，飞奔到山坡下，便将小喽罗摆开。史进看时，见陈达头戴乾红凹面巾，身披裹金生铁甲，上穿一领红袖袄，脚穿一对吊墩靴，腰系七尺攒线膂膊，坐骑一匹高头白马，手中横着丈八点钢矛，小喽罗两势下呐喊，二员将就马上相见。陈达在马上看着史进，欠身施礼。史进喝道：“汝等杀人放火，打家劫舍，犯着迷天大罪，都是该死的



人。你也须有耳朵，好大胆，直来太岁头上动土！”陈达在马上答道：“俺山寨里欠少些粮食，欲往华阴县借粮，经由贵庄，假一条路，并不敢动一根草。可放我们过去，回来自当拜谢。”史进道：“胡说！俺家见当里正，正要来拿你这伙贼，今日倒来经由我村中过，却不拿你，倒放你过去！本县知道，须连累于我。”陈达道：“‘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’，相烦借一条路。”史进道：“甚么闲话！我便肯时，有一个不肯，你问得他肯便去。”陈达道：“好汉，教我问谁？”史进道：“你问得我手里这口刀肯，便放你去！”陈达大怒道：“赶人不要赶上，休得要逞精神！”史进也怒，轮手中刀，骤坐下马，来战陈达。陈达也拍马挺枪，来迎史进。两个交马，斗了多时，史进卖个破绽，让陈达把枪望心窝里搠来，史进却把腰一闪，陈达和枪搠入怀里来，史进轻舒猿臂，款纽狼腰，只一挟，把陈达轻轻摘离了嵌花鞍，款款揪住了线胳膊，只一丢，丢落地，那匹战马拨风也似去了。史进叫庄客将陈达绑缚了，众人把小喽罗一赶都走了。

史进回到庄上，将陈达绑在庭心内柱上，等待一发拿了那两个贼首，一并解官请赏。且把酒来赏了众人，教且权散。众人喝采：“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杰！”

休说众人欢喜饮酒，却说朱武、杨春两个，正在寨里猜疑，捉摸不定，且教小喽罗再去探听消息。只见回去的人，牵着空马，奔到山前，只叫道：“苦也！陈家哥哥不听二位哥哥所说，送了性命。”朱武问其缘故，小喽罗备说交锋一节，怎当史进英雄。朱武道：“我的言语不听，果有此祸。”杨春道：“我们尽数都去与他死并，如何？”朱武道：“亦是不可。他尚自输了，你如何并得他过？我有一条苦计，若救他不得，我和你都休。”杨春问道：“如何苦计？”朱武附耳低言说道：“只除恁地。”杨春道：“好计！我和你便去，事不宜迟。”

再说史进正在庄上，忿怒未消，只见庄客飞报道：“山寨里朱武、杨春自来了。”史进道：“这厮合休，我教他两个一发解官。快牵马过来！”一面打起梆子，众人早都到来。史进上了马，正待出庄马，只见朱武、杨春步行，已到庄前，两个双双跪下，擎着四眼泪。史进下马来，喝道：“你两个跪下如何说？”朱武哭道：“小人等三个，累被官司逼迫，不得已上山落草。当初发愿道：‘不求同日生，只愿同日死。’虽不及关、张、刘备的义气，其心则同。今日小弟陈达不听好言，误犯虎威，已被英雄擒捉在贵庄，无计恳求，今来一径就死。望英雄将我三人，一发解官请赏，誓不皱眉。我等就英雄手内请死，并无怨心。”史进听了，寻思道：“他们直恁义气，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，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。自古道：‘大虫不吃伏肉。’”史进便道：“你两个且跟我进来。”朱武、杨春并无惧怯，随了史进，直到后厅前跪下，又教史进绑缚。史进三回五次叫起来，他两个那里肯起来？“惺惺惜惺惺，好汉识好汉”。史进道：“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，我若送了你们，不是好汉。我放陈达还你，如何？”朱武道：“休得连累了英雄，不当稳便，宁可把我们去解官请赏。”史进道：“如何使得？你肯吃我酒食么？”朱武道：“一死尚然不惧，何况酒肉乎？”当时史进大喜，解放陈达，就后厅上座置酒设席，管待三人。朱武、杨春、陈达拜谢大恩。酒至数杯，少添春色。酒罢，三人谢了史进，回山去了。史进送出庄门，自回庄上。

却说朱武等三人，归到寨中坐下，朱武道：“我们非这条苦计，怎得性命在此？虽然救了一人，却也难得史大郎为义气上，放了我们的，过几日备些礼物送去，谢他救命之恩。”

话体絮絮。过了十数日，朱武等三人，收拾得三十两蒜条金，使两个小喽罗，乘月黑夜送去史家庄上。当夜敲门，庄客报知，史进火急披衣，来到庄前，问小喽罗：“有甚话说？”小喽罗道：“三个头领再三拜覆，特使进献些薄礼，酬谢大郎不杀之恩，不要推却，望乞笑留。”取出金子递与，史进初时推却，次后寻思道：“既然好意送来，受之为当。”叫庄客置酒，管待小较吃了半夜酒，把些零碎银两赏了小较回山。

又过半月有余，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议，掳掠得好大珠子，又使小喽罗连夜送来庄上，史进受了。不在话下。

又过了半月，史进寻思道：“也难得这三个敬重我，我也备些礼物回奉他。”次日，叫庄客寻个裁缝，自去县里买了三匹红锦，裁成三领锦袄子；又拣肥羊煮了三个，将大盒子盛



了，委两个庄客去送。史进庄上有个为头的庄客王四，此人颇能答应官府，口舌利便，满庄人都叫他做“赛伯当”。史进教他同一个得力庄客，挑了盒担，直送到山下。小喽罗问了备细，引到山寨里，见了朱武等。三个头领大喜，受了锦袄子并肥羊酒礼，把十两银子赏了庄客。每人吃了十数碗酒，下山同归庄内，见了史进，说道：“山上头领，多多上覆。”史进自此常常与朱武等三人往来，不时间，只是王四去山寨里送物事，不止一日。寨里头领，也频频地使人送金银来与史进。

荏苒光阴，时遇八月中秋到来，史进要和三人说话，约至十五夜，来庄上赏月取酒。先使庄客王四，赍一封请书，直去少华山上，请朱武、陈达、杨春来庄上赴席。王四驰书径到山寨里，见了三位头领，下了来书。朱武看了大喜，三个应允，随即写封回书，赏了王四五两银子，吃了十来碗酒。王四下得山来，正撞着时常送物事来的小喽罗，一把抱住，那里肯放？又拖去山路边村酒店里，吃了十数碗酒。王四相别了回庄，一面走着，被山风一吹，酒却涌上来，踉踉跄跄，一步一挪；走不得十里之路，见座林子，奔到里面，望着那绿茸茸莎草地上，扑地倒了。

原来獐兔李吉，正在那山坡下张兔儿，认得是史家庄上王四，赶入林子里来扶他，那里扶得动。只见王四胳膊里突出银子来，李吉寻思道：“这厮醉了，那里讨得许多！何不拿他些？”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，自是生出机会来。李吉解那胳膊，望地下只一抖，那封回书和银子，都抖出来。李吉拿起，颇识几字，将书拆开看时，见上面写着少华山朱武、陈达、杨春，中间多有兼文带武的言语，却不识得，只认得三个名字。李吉道：“我做猎户，几时能彀发迹，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财，却在这里！华阴县里，见出三千贯赏钱，捕捉他三个贼人。叵耐史进那厮，前日我去他庄上寻矮丘乙郎，他道我来相脚头踢盘，你原来倒和贼人来往！”银子并书都拿去了，望华阴县里来出首。

却说庄客王四，一觉直睡到二更方醒来，看见月光微微照在身上，吃了一惊，跳将起来，却见四边都是松树。便去腰里摸时，胳膊和书都不见了。四下里寻时，只见空胳膊在莎草地上。王四只管叫苦，寻思道：“银子不打紧，这封回书却怎生好？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？”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，自道：“若向去庄上说脱了回书，大郎必然焦躁，定是赶我出去，不如只说未曾有回书，那里查照？”计较定了，飞也似取路归来庄上，却好五更天气。史进见王四回来，问道：“你缘何方才归来？”王四道：“托主人福荫，寨中三个头领都不肯放，留住王四吃了半夜酒，因此回来迟了。”史进又问：“曾有回书么？”王四道：“三个头领要写回书，却是小人道：‘三位头领既然准来赴席，何必回书？小人又有杯酒，路上恐有些失支脱节，不要耍处。’”史进听了大喜，说道：“不枉了诸人叫做赛伯当，真个了得。”王四应道：“小人怎敢差迟，路上不曾住脚，一直奔回庄上。”史进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教人去县里，买些果品案酒伺候。”

不觉中秋节至，是日晴明得好。史进当日分付家中庄客，宰了一腔大羊，杀了百十个鸡鹅，准备下酒食筵宴。看看天色晚来，少华由上朱武、陈达、杨春三个头领，分付小喽罗看守寨栅，只带三五个做伴，将了朴刀，各跨口腰刀，不骑鞍马，步行下山，径来到史家庄上。史进接着，各叙礼罢，请入后园，庄内已安排下筵宴。史进请三位头领上坐，史进对席相陪，便叫庄客把前后庄门拴了。一面饮酒，庄内庄客轮流把盏，一边割羊劝酒。酒至数杯，却早东边推起那轮明月，史进和三个头领叙说旧话新言。只听得墙外一声喊起，火把乱明，史进大惊，跳起身来道：“三位贤友且坐，待我去看。”喝叫庄客：“不要开门！”搬条梯子上墙，打一看时，只见是华阴县县尉在马上，引着两个都头，带着三四百士兵，围住庄院。史进和三个头领只管叫苦，外面火把光中，照见钢叉、朴刀、五股叉、留客庄，摆得似麻林一般。两个都头口里叫道：“不要走了强贼！”不是这伙人来捉史进并三个头领，怎地教史进先杀了一两个人，结识了十数个好汉。直教：

芦花深处屯兵士，荷叶阴中治战船。

毕竟史进与三个头领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

话说当时史进道：“却怎生是好？”朱武等三个头领跪下道：“哥哥，你是干净的人，休为我等连累了。大郎可把索来绑缚我三个，出去请赏，免得负累了你不好看。”史进道：“如何使得！恁地时，是我赚你们来，捉你请赏，枉惹天下人笑。若是死时，我与你们同死，活时同活。你等起来放心，别作圆便，且等我问个来历情由。”史进上梯子问道：“你两个何故半夜三更，来劫我庄上？”两个都头道：“大郎，你兀自赖哩！见有原告人李吉在这里。”史进喝道：“李吉，你如何诬告平人？”李吉应道：“我本不知，林子里拾得王四的回书，一时间把在县前看，因此事发。”史进叫王四问道：“你说无回书，如何却又有书？”王四道：“便是小人一时醉了，忘记了回书。”史进大喝道：“畜生！却怎生好？”外面都头人等，惧怕史进了得，不敢奔入庄里来捉人。三个头领把手指道：“且答应外面。”史进会意，在梯子上叫道：“你两个都头都不必闹动，权退一步，我自绑缚出来，解官请赏。”那两个都头都怕史进，只得应道：“我们都是没事的，等你绑出来，同去请赏。”史进下梯子，来到厅前，先叫王四带进后园，把来一刀杀了。喝教许多庄客，把庄里有的没的细软等物，即便收拾，尽教打叠起了，一壁点起三四十个火把。庄里史进和三个头领，全身披挂，枪架上各人跨了腰刀，拿了朴刀，拽扎起，把庄后草屋点着。庄客各自打拴了包裹。

外面见里面火起，都奔来后面看。史进却就中常又放起火来，大开庄门，呐声喊，杀将出来。史进当头，朱武、杨春在中，陈达在后，和小喽罗并庄客，一冲一撞，指东杀西。史进却是个大虫，那里拦当得住！后面火光乱起，杀开条路，冲将出来，正迎着两个都头并李吉。史进见了大怒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！两个都头见头势不好，转身便走。李吉也却待回身，史进早到，手起一刀，把李吉斩做两段。两个都头正待走时，陈达、杨春赶上，一家一朴刀，结果了两个性命。县尉惊得跑马走回去了，众土兵那里敢向前，各自逃命散了，不知去向。史进引着一行人，且杀且走，直到少华山上寨内坐下，喘息方定。朱武等忙叫小喽罗一面杀牛宰马，贺喜饮宴。不在话下。

一连过了几日，史进寻思：一时间要救三人，放火烧了庄院，虽是有些细软家财，粗重什物尽皆没了！”心内踌躇，在此不了，开言对朱武等说道：“我的师父王教头，在关西经略府勾当，我先要去寻他，只因父亲死了，不曾去得。今来家私庄院废尽，我如今要去寻他。”朱武三人道：“哥哥休去，只在我寨中且过几时，又作商议。若哥哥不愿落草时，待平静了，小弟们与哥哥重整庄院，再作良民。”史进道：“虽是你们的好情分，只是我今去意难留。我若寻得师父，也要那里讨个出身，求半世快乐。”朱武道：“哥哥便在此间做个寨主，却不快活？只恐寨小，不堪歇马。”史进道：“我是个清白好汉，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！你劝我落草，再也休题。”史进住了几日，定要去，朱武等苦留不住。史进带去的庄客都留在山寨，只自收拾了些散碎银两，打拴一个包裹，余者多的，尽数寄留在山寨。史进头带白范阳毡大帽，上撒一撮红缨，帽儿下裹一顶浑青抓角软头巾，项上明黄缕带，身穿一领白纛丝两上领战袍，腰系一条揠五指梅红攒线搭膊，青白间道行缠纹脚，衬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，跨一口铜钹磬口雁翎刀，背上包裹，提了朴刀，辞别朱武等三人。众多小喽罗都送下山来，朱武等洒泪而别，自回山寨去了。

只说史进提了朴刀，离了少华山，取路投关西五路，望延安府路上来。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独自行了半月之上，来到渭州。“这里也有一个经略府，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？”史进便入城来看时，依然有六街三市。只见一个小小茶坊，正在路口，史进便入茶



坊里来，拣一副坐位坐了。茶博士问道：“客官，吃甚茶？”史进道：“吃个泡茶。”茶博士点个泡茶，放在史进面前。史进问道：“这里经略府在何处？”茶博士道：“只在前面便是。”史进道：“借问经略府内，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这府里教头极多，有三四个姓王的，不知那个是王进。”

道犹未了，只见一个大汉，大踏步竟入进茶坊里来。史进看他时，是个军官模样，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，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，上穿一领鹦哥绿纛丝战袍，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绦，足穿一双鹰爪皮四缝乾黄靴；生得面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腮边一部貉鬃胡须，身长八尺，腰阔十围。那人入到茶坊里面坐下。茶博士道：“客官要寻王教头，只问这位提辖，便都认得。”史进忙起身施礼道：“官人，请坐拜茶。”那人见史进长大魁伟，象条好汉，便来与他施礼。两个坐下，史进道：“小人大胆，敢问官人高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洒家是经略府提辖，姓鲁，讳个达字。敢问阿哥，你姓甚么？”史进道：“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，姓史名进。请问官人，小人有个师父，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姓王名进，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？”鲁提辖道：“阿哥，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？”史进拜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鲁提辖连忙还礼，说道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。你要寻王教头，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？”史进道：“正是那人。”鲁达道：“俺也闻他名字。那个阿哥，不在这里。洒家听得说，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。俺这渭州，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。那人不在这里。你既是史大郎时，多闻你的好名字，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。”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，便出茶坊来。鲁达回头道：“茶钱洒家自还你。”茶博士应道：“提辖但吃不妨，只顾去。”

两个挽了胳膊，出得茶坊来，上街行得三五十步，只见一簇众人，围住白地上。史进道：“兄长，我们看一看。”分开人众看时，中间裹一个人，仗着十来条杆棒，地上摊着十数个膏药，一盘子盛着，插把纸标儿在上面，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。史进看了，却认得他，原来是教史进开手的师父，叫做“打虎将”李忠。史进就人丛中叫道：“师父，多时不见！”李忠道：“贤弟，如何到这里？”鲁提辖道：“既是史大郎的师父，也和俺去吃三杯。”李忠道：“待小子卖了膏药，讨了回钱，一同和提辖去。”鲁达道：“谁奈烦等你？去便同去！”李忠道：“小人的衣饭，无计奈何。提辖先行，小人便寻将来。贤弟你和提辖先行一步。”鲁达焦躁，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，骂道：“这厮们夹着屁眼撒开，不去的洒家便打！”众人见是鲁提辖，一哄都走了。李忠见鲁达凶猛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陪笑道：“好急性的人。”当下收拾了行头药囊，奇顿了枪棒，三个人转弯抹角，来到州桥之下一个潘家有名的酒店。门前挑出望竿，挂着酒帘，漾在空中飘荡。

三人来到潘家酒楼上，拣个济楚阁儿里坐下，提辖坐了主位，李忠对席，史进下首坐了。酒保唱了喏，认得是鲁提辖，便道：“提辖官人，打多少酒？”鲁达道：“先打四角酒来。”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，又问道：“官人，吃甚下饭？”鲁达道：“问甚么！但有，只顾卖来，一发算钱还你。这厮，只顾来聒噪。”酒保下去，随即烫酒上来，但是下口肉食，只顾将来，摆一桌子。

三个酒至数杯，正说些闲话，较量些枪法，说得入港，只听得隔壁阁子里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。鲁达焦躁，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。酒保听得，慌忙上来看时，见鲁提辖气愤愤地。酒保抄手道：“官人，要甚东西，分付卖来。”鲁达道：“洒家要甚么？你也须认得洒家！却恁地教甚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，搅俺弟兄们吃酒，洒家须不曾少了你酒钱！”酒保道：“官人息怒，小人怎敢教人啼哭，打搅官人吃酒。这个哭的，是绰酒座儿唱的父子两人，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，一时间自苦了啼哭。”鲁提辖道：“可是作怪！你与我唤得他来。”

酒保去叫，不多时，只见两个到来，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，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，手里拿串拍板，都来到面前。看那妇人，虽无十分的容貌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，拭着泪眼，向前来深深的道了三个万福。那老儿也都相见了。鲁达问道：“你两个是那里人





家？为甚啼哭？”那妇人便道：“官人不知，容奴告禀：奴家是东京人氏，因同父母来这渭州，投奔亲眷，不想搬移南京去了。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，子父二人，流落在此生受。此间有个财主，叫做‘镇关西’郑大官人，因见奴家，便使强媒硬保，要奴作妾。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，虚钱实契，要了奴家身体。未及三个月，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，将奴赶打出来，不容完聚，着落店主人家，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。父亲懦弱，和他争执不得，他又有钱有势，当初不曾得他一文，如今那讨钱来还他？没计奈何，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，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，每日但得些钱来，将大半还他，留些少子父们盘缠。这两日酒客稀少，违了他钱限，怕他来讨时，受他羞耻。子父们想起这苦楚来，无处告诉，因此啼哭，不想误触犯了官人，望乞恕罪，高抬贵手！”

鲁提辖又问道：“你姓甚么？在那个客店里歇？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？在那里住？”老儿答道：“老汉姓金，排行第二。孩儿小字翠莲。郑大官人，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，绰号镇关西。老汉父子两个，只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安下。”鲁达听了道：“呸！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，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！这个腌臢泼才，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，却原来这等欺负人！”回头看看李忠、史进道：“你两个且在这里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！”史进、李忠抱住劝道：“哥哥息怒，明日却理会。”两个三回五次劝得他住。

鲁达又道：“老儿你来，洒家与你些盘缠，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？”父子两个告道：“若是能够回乡去时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长爷娘。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？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。”鲁提辖道：“这个不妨事，俺自有道理。”便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，放在桌上，看着史进道：“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，你有银子，借些与俺，洒家明日便送还你。”史进道：“直什么，要哥哥还。”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，放在桌上。鲁达看着李忠道：“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。”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，鲁提辖看了见少，便道：“也是个不爽利的人。”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，分付道：“你父子两个将去做盘缠，一面收拾行李，俺明日清早来，发付你两个起身，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！”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。

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，三人再吃了两角酒，下楼来叫道：“主人家，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。”主人家连声应道：“提辖只顾自去，但吃不妨，只怕提辖不来睬。”三个人出了潘家酒肆，到街上分手，史进、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。只说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，到房里，晚饭也不吃，气愤愤地睡了。主人家又不敢问他。

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，回到店中，安顿了女儿。先去城外远处，觅下一辆车儿；回来收拾了行李，还了房宿钱，算清了柴米钱，只等来日天明。当夜无事。

次早五更起来，子父两个先打火做饭，吃罢，收拾了，天色微明，只见鲁提辖大脚步走入店里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店小二，那里是金老歇处？”小二道：“金公，鲁提辖在此寻你。”金老开了房门道：“提辖官人，里面请坐。”鲁达道：“坐甚么？你去便去，等甚么！”金老引了女儿，挑了担儿，作谢提辖，便待出门。店小二拦住道：“金公那里去？”鲁达问道：“他少你房钱？”小二道：“小人房钱，昨夜都算还了。须欠郑大官人典身钱，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！”鲁提辖道：“郑屠的钱，洒家自还他，你放这老儿，还乡去。”那店小二那里肯放？鲁达大怒，揸开五指，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；再复一拳，打落两个当门牙齿。小二扒将起来，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。店主人那里敢出来拦他？金老父子两个，忙忙离了店中，出城自去寻昨日觅下的车儿去了。

且说鲁达寻思，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，且向店里掇条凳子，坐了两个时辰，约莫金公去得远了，方才起身。径到状元桥来。

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，两副肉案，悬挂着三五片猪肉。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，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。鲁达走到门前，叫声：“郑屠！”郑屠看时，见是鲁提辖，慌忙出柜身来唱喏，道：“提辖恕罪。”便叫副手掇条凳子来，“提辖请坐。”鲁达坐下道：“奉着经略相公钧旨，要十斤猪肉，切做臊子，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面。”郑屠道：“使头，你们快选好的，切十斤去。”鲁提辖道：“不要那等腌臢厮们动手，你自与我切。”郑屠道：“说得是，小人自切







便了。”自去肉案上，拣了十斤精肉，细细切做臊子。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，正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，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，不敢拢来，只得远远的立住，在房檐下望。

这郑屠整整的自切了半个时辰，用荷叶包了道：“提辖，教人送去？”鲁达道：“送甚么！且住，再要十斤，都是肥的，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，也要切做臊子。”郑屠道：“却才精的，怕府里要裹馄饨，肥的臊子何用？”鲁达睁着眼道：“相公钧旨分付酒家，谁敢问他？”郑屠道：“是合用的东西，小人切便了。”又选了十斤实标的肥肉，也细细的切作臊子，把荷叶来包了。整弄了一早晨，却得饭罢时候。那店小二那里敢过来，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，也不敢拢来。

郑屠道：“着人与提辖拿了，送将府里去？”鲁达道：“再要十斤寸金软骨，也要细细地剁做臊子，不要见些肉在上面。”郑屠笑道：“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？”鲁达听得，跳起身来，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，睁眼看着郑屠说道：“洒家特地要消遣你！”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，却似下了一阵的“肉雨”。郑屠大怒，两条忿气，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，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，焰腾腾的按捺不住，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，托地跳将下来。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。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，那个敢向前来劝？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，和那店小二也惊得呆了。

郑屠右手拿刀，左手便来要揪鲁达，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，赶将入去，望小腹上只一脚，腾地踢倒在当街上。鲁达再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着那醋钵儿大小拳头，看着这郑屠道：“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，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，也不枉了叫做‘镇关西’！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，狗一般的人，也叫做‘镇关西’！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！”扑的只一拳，正打在鼻子上，打得鲜血迸流，鼻子歪在半边，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，咸的、酸的、辣的，一发都滚出来。郑屠挣不起来，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，口里只叫：“打得好！”鲁达骂道：“直娘贼，还敢应口！”提起拳头来，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，打得眼棱缝裂，乌珠迸出，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，红的、黑的、紫的，都绽将出来。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，谁敢向前来劝！郑屠当不过，讨饶。鲁达喝道：“咄！你是个破落户，若是和俺硬到底，洒家倒饶了你！你如今对俺讨饶，洒家偏不饶你！”又只一拳，太阳上正着，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，磬儿、钹儿、铙儿，一齐响。鲁达看时，只见郑屠挺在地下，口里只有出的气，没了入的气，动弹不得。鲁提辖假意道：“你这厮诈死，洒家再打！”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，鲁达寻思道：“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，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，洒家须吃官司，又没人送饭，不如及早撒开。”拔步便走。回头指着郑屠尸道：“你诈死，洒家和你慢慢理会！”一头骂，一头大踏步去了。街坊邻舍并郑屠的火家，谁敢向前来拦他？

鲁提辖回到下处，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，细软银两，但是旧衣粗重都弃了。提了一条齐眉短棒，奔出南门，一道烟走了。

且说郑屠家中众人，和那报信的店小二，救了半日不活，呜呼死了。老小邻人，径来州衙告状。候得府尹升厅，接了状子，看罢道：“鲁达系是经略府提辖，不敢擅自自来捕捉凶身。”府尹随即上轿，来到经略府前，下了轿子，把门军士入去报知。经略听得，教请到厅上，与府尹施礼罢，经略问道：“何来？”府尹禀道：“好教相公得知，府中提辖鲁达，无故用拳打死市上郑屠，不曾禀过相公，不敢擅自捉拿凶身。”经略听说，吃了一惊，寻思道：“这鲁达虽好武艺，只是性格粗卤，今番做出人命事，俺如何护得短？须教他推问使得。”经略回府尹道：“鲁达这人，原是我父亲老经略处的军官，为因俺这里无人帮护，拨他来作个提辖。既然犯了人命罪过，你可拿他依法度取问。如若供招明白，拟罪已定，也须教我父亲知道，方可断决，怕日后父亲处边上要这个人时，却不好看。”府尹禀道：“下官问了情由，合行申禀老经略相公知道，方敢断遣。”府尹辞了经略相公，出到府前，上了轿，回到州衙里，升厅坐下，便唤当日缉捕使臣，押下文书，捉拿犯人鲁达。

当时王观察领了公文，将带二十来个做公的人，径到鲁提辖下处。只见房主人道：“却才挖了些包裹，提了短棒，出去了。小人只道奉着差使，又不敢问他。”王观察听了，教